

□张泽森

星期天回家，父亲指着一堆笤帚对我说：“挑几个吧，每个人拿三个，你大哥已经拿了，剩下的是你和你两个妹妹的。这是我最后给你们扎笤帚，老了干不动了，好退休了。”我听心里酸酸的，赶紧拿了三个放到汽车后备箱里。

80岁的父亲已不止一次说过“退休”这话，去年分炊帚时说是最后一次，今年又扎笤帚，这说明父亲体格还行，身体好着呢，但愿明年还能用到父亲做的小家伙。

其实，笤帚对于住在楼房里的我们，基本派不上用场，拖把和吸尘器已经替代了它的职责。但是，这些笤帚上面浸渍着父亲的汗水和心血，就变得和其他除尘工具不一样了，哪怕挂在家里不用，看着也安心。

自打记事起，父亲就年年种高粱，不过那时已经解决了温饱，高粱从主粮变成了杂粮，父亲种高粱主要是为了扎笤帚、扎炊帚和做盖垫。父亲每年种高粱的地方都是利用自己开垦的沟底、河沿或者荒地。

谷雨节气过后，父亲就把高粱种子从他的葫芦头（没有割成瓢的葫芦，在顶端开一个口，用来存放庄稼种子等）里取出来，然后按照他标记的不同品种，分别种在不同的地块里。高粱的品种主要分两类，一类是黄高粱，也叫米蜀黍，这种高粱穗子挺直，成熟后是黄颜色的，高粱穗由下面细长的茎秆擎着，穗子可以捆扎炊帚，茎秆可以做盖垫。再一类是红高粱，又叫黏蜀黍，穗子成熟后火红，像熊熊火炬，这种高粱的穗子长、柔软、韧性好，适合捆扎成扫地的笤帚。

父亲把这些高粱种子种到地里，并不浇水，什么时间出苗，全听老天爷的安排。一旦老天爷下了透犁雨，高粱苗就会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。这时，父亲会按照苗子的强弱和他本人的喜好进行间苗。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高粱苗的距离不一样，父亲说：“七稀八密留大的。”他只留苗子长得粗壮的，宁缺毋滥。

高粱间好苗，父亲就不再管它们。直到秋天，别的庄稼收拾完毕，父亲才来收编他的“散兵游勇”。这时的高粱红的火红，黄的金黄。父亲在前面用小镰把高粱砍倒，排成一排，娘在后

面用刻刀把高粱穗连同茎秆割下来。

运回家的高粱，不用晾晒就进行脱粒。脱粒时，红高粱直接在院地上摔打，把高粱米摔下来即可。黄高粱要先用刻刀把穗子和茎秆分离，再将锄头反过来，然后用手按着高粱穗用锄头刃把高粱米和糠刮下来。脱粒完成，父亲就把炊帚苗、笤帚苗、茎秆等分类晾晒、捆扎，等着以后使用。

农历十月后，田里没有什么活计了，农民开始在家休长假。父亲就把他的笤帚苗拿出来，先放到后湾里泡两天，再捞出来控干水分，这时的笤帚苗柔软有韧性。父亲骑在长凳上，腰上拴一根牛皮绳，绳子的另一头挂到长凳一端的木楔（以前的长凳上都有）上，把事先挑好的笤帚苗分成几根一组，然后弯腰缠上牛皮绳，身子往后一挺，把要捆扎的地方勒紧，接着用细麻绳绑住，再松开牛皮绳时，麻绳就牢牢地固定在那里了。父亲每扎一把笤帚，都要弯腰、挺腰20余次。扎完一把，他先用锋利的匕首把笤帚把上多余的部分削掉，再用剪刀像理发师整理头发一样修整好笤帚头，最后再放到石板下压平整。

笤帚扎完了，再扎炊帚，炊帚扎完了，再做盖垫。整个冬天，父亲起五更睡半夜，干着枯燥的活计。那些年天冷，又没有钱生炉子，等干完这些活，父亲的双手全是冻疮和血口子。

进入腊月，父亲把他一冬天的“作品”拿出来晾晒，留足自己要用的和送给亲戚朋友的，剩下的就用自行车驮着去赶集。父亲扎的笤帚是祖传手艺，加上他做事用心，用起来很顺手，深受大家喜爱。不几天，我们兄妹过年要穿的新衣服和下一年的学费，就由笤帚、炊帚、盖垫慢慢变出来了。记得有一次，娘开玩笑说，你父亲每年扎笤帚挣的钱，比我养一头大肥猪挣的都多，所以我要多给他加点料。

想着往事，看着腰身不再挺拔、手脚不再灵便的父亲，我的眼睛热热的。我掩饰地指着墙边的一个盖垫说：“我不准父亲退休，明年我还要再分几个父亲做的盖垫。”父亲听了我的话，笑着说：“好，我就听孩子的。”看着父亲高兴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

边崮风光

边崮考察记

□文/图 马玉顺

边崮，位于临朐县辛寨街道三山峪村西南部。三山峪村距辛寨街办驻地18千米，在群山环抱之中，东北是海拔630米的松树崮，东南为海拔637米的掉花崖，西北是海拔602米的马鞍山，西南为海拔621米的边崮。

近日，我和同学一起考察了边崮。车子从县城出发，不到一小时就抵达三山峪村，询问街头的一位老人，他说，该村四面环山，但因“四”与“死”同音，不好听，故而村名定为三山峪。问及边崮，老人说，当地人称之为凤凰山。传说，当初山中有一对金凤凰，被外地人瞅上，作势抓捕，金凤凰展翅腾飞，飞落山谷时，两侧山峰相向而动，乍现一道窄缝，金凤凰藏身其中，外地人无法得手，只能悻悻而归。从此，金凤凰就与边崮融为一体。老人还告诉我们，三山峪河谷金银含量高，古代人曾在此淘金。我猜测，这也许是金凤凰传说的缘起吧。

谢别老人，车子沿着生产路，攀援而上，直抵边崮崮脚。这座大致南北走向的崮山，岩体以砂岩和花岗岩片麻岩为主，山石嶙峋，陡崖如削，甚是险峻。

攀登边崮，唯有南侧的一条小径可通。小径九曲十八弯，最宽处盈尺，最窄处仅容一足；有少量天然石阶，多为砂砾土路，被杂草灌木缠绕，须小心翼翼，方能平安通过。小径两侧，或巨石平铺，或片石斜插，或砂岩磊磊，多姿多彩，多数岩体附着灰色苔藓，如形态诡异的画卷；石缝中顽强生长的马尾松，迎风飒飒作响，似在欢迎访客；间有盛开的连翘花和杏花，一抹黄，一片白，在倒春寒的萧瑟中闪现，带给人惊喜。

气喘吁吁登临崮顶，石砌墙体、红砖屋檐、红瓦覆顶的凤凰山庙，赫然入目，坐落在北部的平坦处。往南十几步，砂岩层叠，石间杂陈荆棘等植被，在冬季，多枯枝败叶，想来夏秋繁茂之时，必定郁郁葱葱，当是另一番美景。站在崮顶，举目四望，周围数十座山紧密相连，十几个村庄烟火升腾，几十里外的巨洋湖隐约可见。转至凤凰山庙背后，但见边崮向东北方向延伸，山体更加狭窄，山势更加陡峭。石笋林立处，像刀刃斜插青天；砂石平卧处，似群羊低头寻觅青草；而山体西侧大部分地方，被凹凸有致的巨大砂岩占据，异常惊险。

边崮虽不高大，但因其险要，极具特色，又多山泉，极有灵气。边崮下部，与三山峪村其他地域一样，土壤含磷量丰富，加之方圆20千米内无工业区，无潜在污染，适宜栽植山楂。二十多年前，同学所在单位帮扶三山峪村，挖树穴，栽植优质山楂树，让三山峪山楂更上一层楼。

三山峪村还是革命老区，当地人流传着“先有三山峪，后有南流区”的说法。战争年代，三山峪村民众团结一心，敌伪闻之丧胆。1948年10月，为支援前线，组建150人的临朐挑子连，三山峪村人孟庆刚担任连长。该村周日城、孟庆礼、张德胜三人是革命烈士。

凤凰展翅，翱翔九天。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，勤劳智慧的三山峪人正创造着新的辉煌；以险峻著称的边崮，在丰盛传说

望海听风
望文海
望文海
望文海
望文海
望文海
望文海
望文海
望文海
望文海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望海听风”。

淄博晚报

2025年2月24日

星期一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曾艳

儿时过元宵节

□张作良



富贵福 李学芳(潍坊民间艺术大师)

今年的元宵节，是在外地过完年后回家乡过的，那份喜悦之情难以言表，它像一股温暖的溪流，在我心间缓缓流淌，让我沉醉其中。

我的童年正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那个年代物质较为匮乏，但村里的人们依旧把元宵节过得热热闹闹。

元宵节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门口旁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里面放上蜡烛，照得周围红彤彤一片，预示着日子红红火火。小孩子玩耍的灯笼，则是父辈们用高粱秆、红纸做成的，形状单一也不美观，但丝毫不影响孩子们喜欢，开心地挑着灯笼满大街跑。

所谓的过节吃元宵，多数家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。当时，我家里的条件在村里算是好的，母亲能给我们做一点吃。一人顶多三五个，尽管口感有所欠缺，但充满了甜蜜，充满了家人的爱与情。我们吃得那般香、那般甜。

那时，娱乐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。白天，人们观赏村里组织的踩高跷、跑旱船等活动。其中孙悟空、猪八戒等角色，小孩子特别喜欢，经常跟在他们身后玩。晚上，我们则跟着大人到邻村看耍龙灯。耍龙灯是个既刺激又危险的娱乐项目，寓意龙腾虎跃、平安喜乐。每年从大年初一到元宵节，几支队伍轮番上阵，每支队伍十几人，竞速比拼。龙灯外用白布作套，绘上龙纹图案，里面放着蜡烛，耍起来可谓活灵活现。队员们共同舞动，合力摆出各种造型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放“滴滴金”是孩子们在元宵节必不可少。每年母亲都会买上几把，晚饭后，我们拿着几支“滴滴金”，点燃后火花四溅，甚是好看，满足和幸福洋溢在脸上。

时隔多年，有些往事已经淡忘，唯独儿时过元宵节的情景，永远地留在了心中。